

第十二章 空宗與有宗

（pp.253-263）

釋厚觀（2014.12.20）

壹、中觀宗之特色：空有無礙（p.253）

現在略談空宗與有宗，作為本論的結束。

中觀宗又稱之為空宗，因為他是深刻發揮空性的，以一切法空為究竟了義的，以「空有無礙」為本宗的特色。

稱唯識宗等為有宗。

貳、空宗與有宗是否一味無諍（pp.253-254）

（壹）有些學者以為佛法沒有空有的差別（p.253）

有些學者，以為佛法是一味的，沒有空、有的差別。

（貳）有的以為佛法雖有空有二宗，而實際是共同的（p.253）

有以為佛法雖有空有二宗，而實際是共同的。特別是中國學者，採取調和的姿態，大抵說空宗與有宗是無諍的。

（叁）印順法師之看法（p.253）

一、以緣起安立一切法，以解脫為究竟，究竟的真理是一致的（p.253）

論到空與有，我也覺得是無諍的，釋尊的教法是一味的，以緣起安立一切法，以解脫為究竟。究竟的真理，當然是一致的。

二、事實上，印度確有空宗與有宗的存在，必有其根本不同處（pp.253-254）

然而，佛雖沒有替有宗、空宗下過定義，儘管佛法是一味的、空有是無礙的，而事實上，印度確有空宗與有宗的存在。這不但大乘佛法有空有二宗，即聲聞學派中也是空有對立的，如毘曇與成實。

二千餘年來的佛法，空有兩大系始終是存在的，這是一種事實，任何人也不應該否認它。所以我們不應以佛法是一味的，即抹殺此種事實。

二千餘年來的空宗與有宗，雖是互相融攝而終於彼此相拒，這必有它的根本不同處，否則為什麼會有此糾葛¹不清的對峙²現象？

三、空宗與有宗的根本不同處，應該深刻地去認識它，不應該模稜兩可地去融貫它（p.254）

空宗與有宗，彼此相互攝取對方的善巧而融貫它，印度如此，傳到中國也如此；但無論如何，空宗與有宗的差別是存在的。

¹ 糾葛：葛蔓糾結，難於分解。比喻糾纏不清之事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698）

² 對峙：1.相對而立。2.對抗，抗衡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1299）

此空有二宗的根本不同處，應該深刻地去認識它，不應該模稜兩可³的「將無同」⁴地去融貫它。

參、空宗與有宗都說空也說有，但偏重不同 (p.254)

(壹) 佛說有也說空，說事相也說理性；但佛弟子有所偏重，漸漸現出不同的形態 (p.254)

佛說有也說空，說事相也說理性，於空有、事理、性相，應該是相應的、協調的、融合的，而不是對立的、脫節的。

佛陀以後，佛弟子都融會空有、性相、事理，但因或有所偏重，漸漸現出不同的形態來！

(貳) 佛法在空有、性相等，可有相對的側重而不應該脫節 (p.254)

佛法既然是一味的，則空有、性相等在此一味的融貫上，是可有相對的側重而不應該脫節的。

若有了彼此不相融貫的現象，則空有、性相等間，必有其脫節處。這如不是兩方面都錯，那必是其中的一面不對！

(參) 空宗不只說空也說有；有宗不只說有也說空 (p.254)

還有，大小乘佛法，無不說性相、空有、事理的，對於空宗與有宗的分別，不要以為有宗就只說有而不談空，空宗不談有而只說空。也不要以為空宗與有宗都談有空而就沒有空宗與有宗的差別。

肆、從相對的比較中安立「空宗」與「有宗」 (pp.255-257)

(壹) 以中觀的勝義空為空宗，以說勝義一切空為不了義的是有宗 (p.255)

後世學者以中觀的勝義空為空宗；以說勝義一切空為不了義的是有宗。

但從全體佛法中的空有相對側重去看空有二宗，空有之爭，如一般哲學上的唯心、唯物之爭一樣。如某一唯物論者，有人批評起來，某些地方不能徹底的唯物，還是唯心的。唯心論的哲學家，有些地方也不能徹底的唯心，也有接近於唯物的。

(貳) 從空有的相對側重看空有二宗 (pp.255-257)

一、外道與佛教 (p.255)

佛法中的空有二宗，也有這種的傾向。所以可作如下的解說：

一切外道是有宗，佛法是空宗。因為出世的佛法，必是符合於三法印、三解脫門的。外道是有我論的，佛法是無我論的，說一切法歸於空寂，這是佛法與外道的不同處。不但大乘法如此，聲聞法也如此。所以《法華經》稱佛陀為「破有法王」。⁵

二、小乘與大乘 (pp.255-256)

又佛法有大乘、小乘，可以說小乘是有宗，大乘是空宗，此與前一對意義多少不同。

³ 模稜兩可：形容對事情的雙方不置可否，是非不分。(《漢語大詞典》(四)，p.1209)

⁴ 將無同：猶言莫非相同，恐怕相同。(《漢語大詞典》(七)，p.810)

⁵ 《妙法蓮華經》卷3〈5 藥草喻品〉(大正9, 19c10-11):「破有法王，出現世間，隨眾生欲，種種說法。」

凡是大乘，都是說一切法空的，至於說空是了義或不了義，那是大乘學者對於一切法空進一步的抉擇。

大乘佛法的基本論題，是一切法本來不生，本性空寂，這是遍一切大乘經的。

聲聞佛法對此說得很少，所說的也不大明顯。聲聞的常道，是側重於緣起的事相，多發揮緣起有而說無我的。有一分小乘學者，因此執法為實有。

故大體上，可說是小乘談有，大乘說空。

中觀者不承認聲聞乘執有或決定不了法空，這裡不過是依學派的各有偏重而說。

三、聲聞學派中的有宗與空宗 (p.256)

(一) 唯識學者依空義淺深分小乘學派為六宗，地論學者分為四宗 (p.256)

唯識學者曾分小乘學派為六宗⁶，從「我法俱有宗」到第六「諸法但名宗」，即空義的逐漸增明，漸與大乘空義相鄰近。

中國地論學者也分為四宗⁷，說到毘曇「有」與成實「空」。

⁶ (1) [唐] 窺基撰，《妙法蓮華經玄贊》卷1 (大正 34, 657a23-b6):

若以類准宗，宗乃有八，教但三者：一、多說有宗，諸阿含等小乘義是，雖多說有亦不違空。二、多說空宗，《中》、《百》、《十二門》、《般若》等是，雖多說空亦不違有。三、非空有宗，《華嚴》、《深密》、《法華》等是，說有為、無為名之為有，我及我所名為空故。此等三教如前引文。宗有八者：一、我法俱有，犢子部等。二、有法無我，薩婆多等。三、法無去來，大眾部等。四、現通假實，說假部等。五、俗妄真實，說出世部等。六、諸法但名，說一部等。七、勝義皆空，《般若》等經，龍樹等說《中》、《百論》等。八、應理圓實，此《法華》等，無著等說中道教也。

(2) 印順法師，《性空學探源》，pp.104-105:

以從空到有的意義來觀察，玄奘三藏曾有六宗之判。一、我法俱有宗：犢子本末五部及說轉（經量本計）。二、法有我無宗：說一切有部。三、法無去來宗：大眾分別說系及經量部。四、現通假實宗：說假部。五、俗妄真實宗：說出世部。六、諸法但名宗：一說部。《大智度論》龍樹菩薩說：佛滅後，聲聞學者有主張我空法有與我法皆空的二種；論中又談到犢子系的我法皆有。所以我國古代，有判為「我法俱有」、「我空法有」、「我法皆空」的三宗的；奘師的六宗，即本此而增立的。

⁷ (1) [隋] 淨影慧遠撰，《大乘義章》卷1 (大正 44, 483a12-b1):

言分宗者，宗別有四：一、立性宗亦名因緣，二、破性宗亦曰假名，三、破相宗亦名不真，四、顯實宗亦曰真宗。此四乃是望義名法，經論無名。經論之中，雖無此名，實有此義。四中前二是其小乘，後二大乘。大小之中各分淺深，故有四也。

言立性者，小乘中淺，宣說諸法各有體性，雖說有性，皆從緣生，不同外道立自然性，此宗當彼阿毘曇也。

言破性者，小乘中深，宣說諸法虛假無性，不同前宗立法自性；法雖無性，不無假相，此宗當彼《成實論》也。

破相宗者，大乘中淺，明前宗中虛假之相亦無所有，如人遠觀陽炎為水，近觀本無，不但無性，水相亦無；諸法像此，雖說無相，未顯法實。

顯實宗者，大乘中深，宣說諸法妄想故有，妄想無體，起必託真。真者所謂如來藏性，恆沙佛法，同體緣集，不離、不脫、不斷、不異，此之真性緣起，集成生死、涅槃。真所集故，無不真實。辨此實性，故曰真宗。

此四宗中別乃無量，且據斯義以別宗耳。

這可見空有二義，單在小乘學派中也是存在的。

此小乘六宗，不是漸次進化到如此的，是古代學者將發展的學派，從空義淺深的觀點而組成如此次第的。

〔二〕在相對的比較下，顯出空有的階段不同 (p.256)

這樣，聲聞乘對外道，聲聞乘是空宗；若聲聞乘對大乘說，則可稱為有宗。

在聲聞佛法中，如「法無去來宗」對「法有我無宗」，空義增勝，但望於「諸法但名宗」，那仍是多說有。

這些，都是在相對的比較下，有此空有的階段不同。

四、依「大乘三系」論空有 (pp.256-257)

在大乘一切空義中，又轉出三大系統來：

〔一〕虛妄唯識系 (p.256)

或說遍計執無，依、圓是有，如虛妄唯識宗。以妄執是無，事理是有，所破除的一切妄執，比起聲聞乘來廣大得多。

〔二〕真常唯心系 (p.256)

進一步，如真常唯心論者，則說一切事相都是虛妄的，虛妄即是空的，依他起法也空，較之唯識空義又增勝了。

〔三〕性空唯名系 (pp.256-257)

1、中觀的空宗：世俗諦法一切皆有，勝義諦中一切皆空 (pp.256-257)

但若以中觀的空宗來說：世俗諦法，一切皆有；勝義諦中，一切皆空。

說假有，則一切無非假有，就是涅槃也如幻如化。

勝義說空，則一切法皆空寂。

到此，空義才臻⁸於究極，也才算是空到家了。

2、清辨論師等雖承認一切皆空，然於世俗諦中仍許是實有，雖說空但不徹底 (p.257)

但在勝義空宗中，承認一切皆空而於世俗諦中許是實有的中觀者，如清辨論師等，還帶有有宗氣息。必須說世俗一切假有，這才是徹底的空宗。

3、唯有確立二諦都無自性的中觀者才是徹底的空宗 (p.257)

(2)〔隋〕吉藏撰，《中觀論疏》卷1（大正42，7b4-6）：

如舊地論師等辨四宗義，謂一、毘曇云是因緣宗，二、成實為假名宗，三、波若教等為不真宗，四、涅槃教等名為真宗。

(3)〔隋〕吉藏撰，《大乘玄論》卷5（大正45，63c17-18）：

四宗者：一、毘曇是因緣宗，二、成實謂假名宗，三、三論名不真宗，四、十地論為真宗。

(4)〔唐〕法藏述，《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》卷1（大正45，480c1-5）：

依大衍法師等一時諸德立四宗教，以通收一代聖教。一、**因緣宗**：謂小乘薩婆多等部。二、**假名宗**：謂《成實》、經部等。三、**不真宗**：謂諸部般若說即空理明一切法不真實等。四、**真實宗**：《涅槃》、《華嚴》等。

⁸ 臻（ㄉㄨㄣˋ）：1.到，達到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800）

依此差降⁹層次，相對的安立有空二宗。但真正徹底的空宗，那唯有中觀者，唯有確立二諦都無自性的中觀者。¹⁰

伍、從各宗派明空的方法，看有宗不空的思想 (pp.257-261)

(壹) 從各宗派明空的方法去了解，有宗雖也說空，但不是究竟的空義 (p.257)

有宗，也還是說空的，他所以不是究竟的空義，不合於中觀的了義，這可以從各宗派明空的方法去了解，即可以看出他們口口說空，而實在是念念不空的思想。¹¹

(貳) 舉說一切有部、唯識系、真常系三例說明 (pp.257-261)

一、說一切有部：我空，法有 (pp.257-258)

(一) 事理、心境等一切皆是實有的，即勝義有；依勝義有而相續、和合有的是世俗有 (pp.257-258)

今舉例說明：

如薩婆多部是「法有我無宗」，何以我是無而法是有？所以說有或說無的理，是依於認識論而說的。凡是**事相與理性**（事相方面的因果法；理性方面的如不生不滅的涅槃等法），或**心與境**，這些都是可知境；凡是可知的，即是實有的，確實如此，任作若何的分析，這些法的自相是不失的。

故事理、心境等，一切皆是實有的，即勝義有。

依勝義有而相續、和合有的，是世俗的。

這都是有的，不能說空。但在認識這有為、無為的一切法時，有因為認識錯誤，有錯亂的行相現起，於此錯亂行相的執著為如何如何，這是沒有的，是空的。

(二) 如八微和合而有瓶、柱，八微是真實有，八微所現起的瓶柱等是假有 (p.258)

如薩婆多部以色、香、味、觸、地、水、火、風等八微和合而有瓶、柱等，以為能成瓶等八微是真實有，八微所現起的瓶、柱等是假有。¹²

⁹ 差降：按等第遞降。《漢語大詞典》(二)，p.976)

¹⁰ 參見印順法師，《性空學探源》，p.5：

佛教初分為四大派，隱然的形成兩大流，可以說：大眾系與分別說系是空宗，犢子系與說一切有系是有宗。此兩大流的發展，引出大乘小乘的分化，小乘是有宗，大乘(經)就是空宗。等到大乘分化，如虛妄唯識者的依他自相有，真常唯心者的真如實不空，就是有宗；而龍樹學系，才是名符其實的空宗（空宗並非不說有）。

¹¹ 參見印順法師，《性空學探源》，pp.5-6：

何為空宗？何為有宗？此義極明白而又極難說。扼要的說，空宗與有宗，在乎方法論的不同。凡主張「他空」——以「此法是空，餘法不空」為立論原則，就是主張空者不有、有者不空的，雖說空而歸結到有，是有宗。

凡主張「自空」---以「此法有故，此法即空」為立論原則，就是有而即空，空而即有的，雖說有而歸結到空，是空宗。

依著此項原則，在認識論上，「緣有故知」是有宗，「無實亦知」是空宗。

在因果依存的現象論上，「假必依實」是有宗；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」是空宗。

此等空有分宗的差別，在大乘中充分發揮；而思想的根原，早已在阿含經與毘曇論中顯出他的不同。所以對於空義的研究，雖應以「大乘空相應經」及《中觀論》為中心，但能從阿含及毘曇中去探求，更能明確地把握空與有的根本歧異，更能理解大乘空義的真相，不被有宗學者所惑亂。

¹² (1)《阿毘達磨俱舍論》卷4〈2 分別根品〉(大正29, 18b22-25)：

此假有的瓶、柱，也不應是空，因為假是依實立的，假有是用，用是不離體的，所以勝義是有，世俗也是有。若人不知瓶等是和合相續的，將瓶等看作是整個的、不變的，這是認識的錯誤——行相錯亂，此行相錯亂所執的，才是沒有的。

（三）五蘊和合而有我，五蘊是勝義有，我是假有（p.258）

如說我是五蘊和合而有的，五蘊是勝義有，依勝義的五蘊而建立假有的補特伽羅我。若於補特伽羅的假有法，執為常、一、實在的我，這種錯誤認識的我，才是應該破除的。

（四）有部所說的實有、假有，都是不可空的，空的僅是主觀認識的錯誤（p.258）

這種明空的方法，只能破除小部分的執著。故薩婆多部所說實有、假有，都是不可空的，空的僅是主觀認識的錯誤。這樣的空，僅是心理的誤覺，而與心境、事理無關。

二、唯識宗：「離心的外境」是空，「不離心的外境」與「唯心的內境」不空（pp.258-260）

（一）唯識宗的空是依於依他有法遠離遍計所執而顯，此空性是勝義有（p.258）

進一步，如唯識宗的空，他信受一切法空性，但此空性是依於依他有法遠離遍計所執而顯的，此空性是勝義有。

（二）境不是離心而獨立的客觀存在，離心的外境是空（pp.258-259）

唯識者是不同於小乘的。有為法的心、境中，如薩婆多部所說於境上所起的錯亂行相，當然是沒有的。認識上的境相，如不了解心、境的關連，不知道境不是離心而獨立的客觀存在，有此心生、有此境現的，這種現似外境，也是空的。¹³

色聚極細，立微聚名，為顯更無細於此者。此在欲界，無聲無根，八事俱生，隨一不減。云何八事？謂四大種及四所造——色、香、味、觸。

（2）參見〔唐〕普光述，《俱舍論記》卷4（大正41，70b18-27）：

於欲界中色聚極細，無聲無根，外山河等猶八俱生，隨一不減，立「微聚」名，為顯更無細於此者。言「微聚」者，顯細少聚。謂色聚中極少細聚，名為「微聚」，即微是聚也；非是極微名為「微聚」。又《正理》第十云：「如是眾微，展轉和合，定不離者，說為『微聚』。」（彼論：微之聚故，名為「微聚」；各據一義，亦不相違。）應知微有二種：一、色聚微，即極少八事俱生不可減也——此論據斯說；二、極微微，即色極少更不可分——《正理》據此說。

¹³（1）印順法師，《唯識學探源》，p.29：

經說凡是我們所認識到的一切，並沒有一種所謂客觀獨立存在的本質。當我們心識現前的時候，心上必然的現起一種境界相。因了錯誤的認識與執著，覺得它是離心存在的外境。實際上，那所認識的境相，只是自心現起的影子。唯是自心所現，所以叫做唯識。這種唯識思想，是立足在認識論上，從能知、所知的關係上探發出來，是考慮所知的真相而發現的，這可以稱為『即心所現』的唯識。
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成佛之道》（增注本），pp.381-383：

心外法非有，心識理非無。達無境唯識，能入於真實。

依虛妄分別識，種子生現行、現行熏種子的因果來說，「心外法」是「非有」的。眾生直覺得外境實有，是客觀存在的色——物質。甚至反省起來，心也好像是所對的境界。這是無始來的錯亂妄執，由此而執我、執法，都是遍計所執相的，是空無自性的。然假必依實，自相有而為一切假所依的「心識」，論「理」是「非無」的。如心識也沒有自性，那就一切都不能成立了。

（三）唯識家主張：「離心的境」是空，甚至「離境而有實在的心」也是空的（p.259）

唯識家的意思，不單是有此孤零零¹⁴的心，境是以虛妄分別心為自性的，這種不離心的境，也是有的，屬於緣起的因果，不可說空。

若現有離心而外在的境，這是遍計所執，是應該空的。甚至說離境而有實在的心，也是錯亂的、空的。

（四）有部對於現似的外境認為是實有，而唯識宗認為是空，空的範圍比有部更廣大（p.259）

唯識者的空義，比起薩婆多部來，範圍是更廣大了。所空的內容，不但行相的錯亂是空，即現起的境界，好像是有安定的、實在的、離心獨立的自體不空，而實是惑業熏習的妄現。此現似外境，薩婆多部以此為真實有的，唯識宗即不計為實。

（五）護法論師：第七識的執著我法為遍計所執是空的（p.259）

護法論師以第七識的執著我法為遍計所執，是空的。¹⁵

其實，心生時似義顯現，在心識中有實在境相顯現，自然地如此顯現，這即是遍計所執，非破除不能解脫。

（六）唯識者說現似外境空，即同時承認唯心的內境不空；說遍計執空，即說依他的心識不空（p.259）

唯識者說境空，或說離心的外境是空，是空有隔別的，說境空即等於沒有，而緣起的事實，使他不能不承認不離心的現境為不空。

所以他說現似外境空，即同時承認唯心的內境不空；說是遍計執空，即說依他的心識不空。

識是虛妄的，但是自相有的。由於無始以來，心境相應，熏習成種子。所以識從自種子生時，那以識為性的境相種子，也就生現行，而現起能分別、所分別二相。好像是心境獨立的，其實境不離心，以心識為性的。心外的境相雖沒有，而不離心識的境相，也是有的，從自種子生的（這名為性境；如依心識的想像妄執而成的，才是沒有的）。所以依他起的一切因果，都能成立，不過說一切以識為性罷了！這都是自相有的，不可說是空無自性了。

依唯識而成立因果，也就依唯識而立迷悟。眾生不了解外境是唯識的，是顛倒錯亂，為執我、執法的根源。因妄執，起煩惱，造業，這都熏習在阿賴耶識裏。業種成熟時，隨業受報，阿賴耶識就名為異熟識，成為生死輪迴的主體了。

反之，如依觀而通「達」實「無」外「境」，是無自性的，是「唯識」所現而立的，這就能於依他起而知遍計所執空。如境相空不可得，虛妄分別識也就因失去對象而不生。境無所得，識也就無所得，就「能」悟「入於」唯識「真實」性——空相，真相。真實性是依他起自性離執所顯的，所以也不能說是空的。如說：『唯所執、依他，及圓成實性；境故、分別故，及二空故說』；『依識有所得，境無所得生；依境無所得，識無所得生。由識有得性，亦成無所得；故知二有得，無得性平等。』識有所得，有自相，依此而成立因果，迷悟，為虛妄唯識系的要義。

這對於五事不具的根性，真可說是善巧極了！而且依實立假，本是小乘一切有系的根本立場。一切法的實有性，十八界的實有性，以唯識義來解說，這對於攝化小乘有宗而向於大乘一切法空性的教說，不能不說是佛菩薩的難思方便！

¹⁴ 孤零零：孤單，孤獨，無依無靠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四），p.225）

¹⁵ 參見《成唯識論》卷 8（大正 31，45c21-46a2）；演培法師，《成唯識論講記》，pp.462-464。

即使說，若執著唯識也是可空的，但此心空，是對境而說的心，指別體的能取心，即行相錯亂而妄執心為離境的心。這雖是空，而同時即承認虛妄分別有的心識是不可以空的。

唯識者儘管說空，終於是此空彼不空，說此空而反顯彼不空；由於彼不空，才能成立此為空。即有即空的自性空，唯識學者是從來不曾理解過的。

三、真常唯心系：執境、現似心外的境、虛妄分別心是空，而真心不空 (pp.260-261)

(一) 真常唯心論者的空：不只執境、現似心外的境是空，連虛妄分別心也是空 (p.260)

真常唯心論者，所講的空更擴大了！執境、現似心外的境，固然是空的，即虛妄分別心也說是空的。

(二) 虛妄分別心是空；但真如法性心有一切真實功德，不可說它是空 (p.260)

虛妄分別心的所以是空，對清淨的本體或真心說。真常心不與虛妄相應，即使有虛妄相顯現而仍是不為妄心所染的。

無為本體不與妄染相應，有時也說它是空。空是離妄染的意義，實則真如法性心是諸法的本體，有一切真實功德，是不可說它是空的。

虛妄心是後起的，屬於客，是可以沒有的，故說妄心是空。

(三) 唯識者雖說境空而又立唯心的內境不空；真常唯心者雖說妄心空而又立真心不空 (pp.260-261)

虛妄唯識者，不能抹煞境相的緣起性，所以雖說境空而又立唯心的內境不空。

照樣的，真常唯心者，那裏能抹煞緣起的心識事實？所以雖說妄心空而又立真心不空。

依他說：隨境而轉的虛妄心，從隨緣而流散邊說，雖不離真心，而是可以也是應該空掉的。

此心隨染而不失自性的，即心與理冥¹⁶而相應的，是照而常寂、寂而常照的真心，此不可以說空。否則，緣起的心相、境相即無從說起。

真常唯心論者與虛妄唯識論者所說雖不同，依此法不空而說彼空，並無差別。

(叁) 綜合說一切有部、唯識者、真常唯心論者三家有宗對空義的解說 (p.261)

一、三家對於空義的解釋各有不同 (p.261)

上來所列舉的三家，對於空義的解釋各有不同：

(一) 有部：執境為空 (p.261)

薩婆多部說執境為空。

(二) 唯識者：不但執境是空，現似心外的境也是空 (p.261)

唯識者則不但以行相顛倒的執境為空，即現似所取，好像實有離心的所取境也是空的。

(三) 真常唯心論者：不但執境及似義顯現的外境是空，連虛妄雜染心也是空 (p.261)

¹⁶ 冥：11.暗合，默契。(《漢語大詞典》(二)，p.448)

真常唯心論者，不但承認執境及似義顯現的外境是空，即唯識不以為是空的虛妄雜染心，也說是空的。

二、三家的空義雖各有廣狹，但都是依實立假，依不空立空 (p.261)

三家的空義有廣狹，但他們總認為此是空而另有不空者在。如：

薩婆多部說執境是空，而現前的外境不空。

唯識說似離識現的境是空，不離於心的內境不空。

真常者則說妄心也空，而清淨本體不空。

三家的空義雖逐漸廣大，然總覺有一不空者在，依實立假，依不空立空——「執異法是空、異法不空」。

他們的立足點、歸宿處，是實有、真有，所以這三家¹⁷稱之為有宗。

陸、空宗與有宗之主要分歧點 (pp.261-263)

(壹) 空宗之思想來源：自性空 (pp.261-262)

空宗與有宗不同，在說此空時，即說此是有，並不以為另有什麼不空的存在。這種思想，源於如來的自性空，在小乘學派中早就有了¹⁸，不過不貫徹、不圓滿罷了！

(貳) 大眾部、經部等說過去、未來法是無，如夢境中是無，然夢事卻是有的 (p.262)

如大眾部、經部等，說過去、未來法是無，幻化無、影像無等。他們所說的「無」，不是說沒有這回事。作夢是一種事實，不能說它沒有，但夢中所現的一切事，不是實在

¹⁷ 三家：指說一切有部、唯識者、真常唯心論者。

¹⁸ 參見印順法師，《中觀今論》，第5章，第3節〈空〉，pp.75-77：

自空與他空，係兩種不同的空觀。譬如觀花空，自空者說：花的當體就是空的。他空者說：此花上沒有某些，所以說是空，但不是花的本身空。

如《瑜伽論》的〈真實義品〉說：「由彼故空，彼實是無；於此而空，此實是有；由此道理，可說為空。」這即是說：在此法上由於空去彼法，沒有彼法可以說為空，但於此法是有的。唯識學者說空，無論如何巧妙的解說，永不能跳出此他空的圈子。……

他空的思想，早見於《中阿含經》中，如《中阿含經》的《小空經》，就是他空論。這種思想，與西北印度的佛教有關。《小空經》中的他空，即除去某一些而留存某一些——本是禪定次第法，稱之為空，而不能一切空的。此經以「鹿子母堂空」為喻，如說鹿子母講堂空，是說講堂中沒有牛羊等所以說空，非講堂是空，也不是講堂裏沒有比丘，更不是別處沒有牛羊，纔說為空。這是浮淺的空觀，《楞伽經》稱之為「彼彼空」，最粗而不應該用的。……

至於自空，也是淵源於《阿含》的。如《雜阿含經》說：「常空……我我所空，性自爾故。」這即是說：常、我、我所的當體即空；不是空外另有常、我、我所等不空。常、我、我所等所以即空，是因為常、我、我所的性自爾故。

又如《雜阿含》的《勝義空經》(335經)說：無我我所而有因果業報流轉事，但不是勝義諦中有此因果業報流轉等，所以說：「俗數法者，謂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謂無明緣行。」緣起因果的相續有，是世俗的，勝義諦中即無我我所而空。世俗有與勝義空，此經即概略指出了。

總之，自空乃即法的當體而明空，他空則在此法上空去彼法而明空的。所以中觀所說的世俗假名有，勝義畢竟空，他空論者是不能承認的。他們照著自己的意見而修正說：一切皆空是不了義的，這與自性空者處於相反的立場。後來唯識學者論空，只約遣去遍計所執說；不但不能說緣起即空所顯，也不能當下確認諸法皆空，所以自空與他空是根本不同。

的一回事。說夢中沒有實在的自性事，不是說夢事也沒有。

（叁）說一切有部：認為假有並不是什麼都沒有，假有必有一實有為依（p.262）

薩婆多部以為假有並不是什麼都沒有，無自性的假有還是有的。以為假有法無有自性，但假有必有一實有為依，才有假有的呈現。

如勝義有與世俗有，薩婆多部也主張不是截然的兩體。因此，他說夢是實有的，如見人首有角，人與牛馬等角是真實的，不過行相錯亂，以為人首有角而已。

（肆）經部師：在某些事象上雖也達到無自性而假有，但未能擴充到一切法（p.262）

經部師等，說夢幻假有無實，即承認此是無實性的假有，如夢中人首有角，那裏有有角的人，這是無的。但夢事非都無，不過是無自性的假有罷了！

經部師們，在某些事象上，雖也達到無自性而假有的理論，但不能擴充到一切法上去。

（伍）大乘中觀宗：直觀緣起而達一切法空，並非空之背後有不空的存在，也不是都無的頑空（pp.262-263）

大乘根本中觀宗等，從空相應的緣起義，了知一切法都是無自性的，無自性不是什麼都沒有，無自性而緣起法還是可以建立的。無性而可得可見的幻有，徹底的通達了現相與本性的中道。這樣的說空，不是另外承認有不空的實在，這是空宗與有宗的差別處。

空宗是直觀因緣法的現而不實、無實而現的，由此達到一切法空、一切法假。

空宗以勝義空為究竟，其歸宗所在，是畢竟空。此空，不是有空後的不空存在，也不是都無的頑空¹⁹。

（陸）空宗與有宗的諍論點，主要在於如何觀空，及最後的歸宿點是否為畢竟空（p.263）

總之，不論小乘、大乘，依有宗講，不論空得如何，最後的歸結，還有一個不空的存在，不能即空而說有。

所以觀察空義，應細察他是如何觀空和最後的歸宿點何在。空宗與有宗的諍點在此。凡佛法中的諍論，如假實之諍、法有法空之諍、中觀與唯識之諍等，諍點無不在此。

要融貫空有，必須在此闢出一條通路來，不能盲目的、徒然的作些泛泛的融會，自以為然的無諍。空宗與有宗的主要分歧點，今於本論特地指出來，希望空有同宗的學者，加以深切的思考！

¹⁹ 太虛大師，《佛法總學》，收於《太虛大師全書》，精裝第1冊，p.408：

即有之空才是真空，則離有之空是頑空；即空之有才是妙有，則離空之有是妄有。